

◇心灵点击

旧图纸里的师徒缘

[苏州]徐建平

同事张厂摩挲着早年他结婚时与亲友的合影,指着照片里的清瘦中年人轻声说:“这是我学技术的启蒙师父,分开几十年了,我真想他。”

故事要从1983年说起,那年张厂刚满十八岁,从山东德州的农村老家,来到安徽宿州的一家国营企业,被分到了铆焊车间当学徒。只有初中学历的他,刚进车间时对着满墙的铆工图纸,像个不认字的文盲,半点儿也摸不着头脑。从农村出来的孩子性子腼腆,害羞得像个小姑娘,明明一肚子疑问,却硬是不敢开口问师父,只敢默默跟在前辈身后打下手。

张厂每天第一个到车间,早早生炉烧好开水,等师父们到岗时,暖壶都灌满了,立刻可以沏茶;下班时,他又总是最后一个走,仔细检查电源、关好门窗才离开。车间里的老师傅们都喜欢这个踏实勤快的年轻小伙,比张厂大十一岁的张师傅更是格外留意他。

张师傅是安徽阜阳人,是车间里顶有名的铆工技师,当年,工厂还专门派他去安徽工业大学进修过,他平时住在厂里的单人宿舍,和张厂楼上楼下是邻居。见张厂老实本分又肯吃苦,张师傅主动提出来,每天下班后教他看图纸、学放样。那时候,师徒俩兜里都不宽裕,张师傅自

掏腰包买了硬板纸,扛着自己的专业技术书就往张厂的宿舍跑,第一节课就笑着说:“咱不着急,先从最简单的来。”

教三视图的时候,张师傅怕他听不懂,一边讲“肉眼能看见的轮廓画实线,背面看不见的地方就画虚线”,一边拿手里的硬板纸折出一个小纸盒,再在纸上画出盒子的三视图。张厂一会儿看看手里的纸盒子,一会儿对照纸上的图,心里那层糊了好久的窗户纸,一下子就捅透了。

等张厂慢慢能看懂简单图纸,张师傅又接着教他放样。他特意从家里带了一把自用的水壶,光看得懂图纸不行,得会放样下料。”说完就掏出尺子量尺寸,一笔一画画在硬纸板上,剪下来一块块拼好,没一会儿,一只皱巴巴却轮廓分明的纸水壶就摆在了张厂面前。张厂又惊又喜,跟着张师傅一步步学,没两年就把铆工的看家本领摸得透透的。

日子久了,这对相差十一岁的师徒,处得比亲兄弟还亲。后来张厂结婚生子,第一份邀请喝喜酒的请柬一定是送到张师傅手里。可谁料到,没过几年,张师傅因为身体不好,提前回了老家,那时候通讯还不发达,张师傅搬家后,一来二去两人就断了

联系。2002年,张厂也从老厂离职,辗转来到苏州,成了我的同事,自打那时候起,“找到张师傅,去看看他”就成了他挂在嘴边的愿望。

这些年,只要张厂回宿州看望母亲,总要拉上老同事,四处打听张师傅的消息,问了一圈又一圈,始终没个准信。直到今年清明,他再回宿州看望母亲,终于从一个退休老师傅的手里拿到了张师傅的手机号码。拨通电话的那一刻,听见那头隔了几十年的声音,张厂当时就红了眼,听说张师傅现在跟着儿子住在南京,他当场就说:“等苏州西山的枇杷上市,我立刻就去看您。”

那天,我陪着张厂开车去南京,进了九华山附近的居民区。张师傅怕我们难找地方,早早就在小区门口等,张厂立刻下车,头发都白了的两位老人对视几秒,就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。三十多年的牵挂,隔着千山万水,终于落了地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xing@163.com

◇铭心一刻

源潭铺的栀子花

[安徽]程建华

五月的源潭铺,万物萌动,一场微雨吻过,西边1200亩的栀子园里,一众白花早已争抢着露出了洁白素雅的身段儿。

一时满山芬芳,游人如织,风里也沁着余香。

我头次见识源潭铺,是在十岁那年的暑假。那一天,爸爸说带我到安庆看看长江,当夜,我激动得在床上烙了一宿大饼。

次日,中巴车一径东行,经过一个小镇的十字路口,靠路边缓缓停下了,司机要在这里稍歇、吃早饭,再载一批旅客上车。不过五分钟,耳边传来一阵紧促的脚步声,车子早被一群头顶脸盆的妇人团团围住了。那些红色的搪瓷脸盆里热气腾腾,一颗颗滚圆的褐色鸡蛋散发出浓郁的香味,“茶叶蛋呀,好吃的茶叶蛋,老板,买两个吃吧!”一位年轻妇人仰起头,大声对我和爸爸喊着。她的声音像唱戏,像黄莺叫,清脆,好听。朝阳映在她的脸上,那皮肤粗糙的脸如涂了一层薄薄的胭脂。

我头一回见这场景,不觉伸出头来看稀奇。偶一低头,却见个七八岁的瘦小女孩,紧紧拽着那妇人衣角,睁着一双漆黑的眼睛,怯生生盯着我。她扎成马尾的焦黄的头发上,

斜插了一枝栀子花。那花儿似才离开枝头,娇嫩、洁白,我甚至嗅到了淡淡的清香。妇人吃力地顶着脸盆,喊得一声急过一声。爸爸见我看得入神,便买了两只茶叶蛋递到我手心。爸爸正在怀里掏钱,只听砰一声响,车门合上,车已缓缓启动了。

那妇人大窘,双手端着脸盆,勉强跑了几步,终是喘气停下了。车已开始加速,掀起一阵沙尘,爸爸掏出钱来,手伸在开启的车窗边,不知如何是好。这时,尘影里突然窜出个娇弱的身影,是那个胆怯的小女孩,她像穿梭风雨的燕子,努力追撵上来,头上的栀子花在尘烟里一颠一颠地起伏,车子越来越快,小女孩仰起头,咬着牙,仍奋勇地奔跑着。“爸爸,快,把钱扔给她。”爸爸将那张两角的纸币揉成个团,探出大半个身子喊道:“伢子,接着!”爸爸奋力一扔,车外灰飞烟扬,小女孩渐渐不见了踪影。

此后多年,唯有小女孩头上那朵白色的栀子花,像骤雨后的白云,偶尔会从我心头掠过。女孩咬牙追车的身影,让我觉得,心性倔强的源潭铺人,无论是种花还是在别的领域创业,都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。他们舍得付出,舍得跑步追赶,他们一定会成功的。

